

## 可亲、可敬、可爱的谢先生

很庆幸，能有机会和晚年的谢先生有一段交集，对我来说，那段经历是此生难忘的记忆。若用几个词来形容我心目中的谢先生，非这几个词莫属：“可亲、可敬、可爱”。

时间倒回到 2011 年，所里承接了所内三位 85 岁以上院士的学术成长资料采集项目，要求对院士的学术成长经历进行系统性研究，形式不限于访谈、实地采访等，最终不仅形成一份院士传记，还全面收集与其相关的各类实物。谢毓元院士被是采集院士之一，而我有幸成为谢先生采集项目小组的负责人。

项目启动之初，我心中有些忐忑，因早年读研时曾上过谢先生的《药物化学》专业课，印象中他很严肃，除了板书和授课，几乎无其他话语，说话声音也较轻，还略带江浙口音，这些都带给我一些距离感。而且第一次就项目书沟通时，谢先生几乎没什么意见和建议，让原本忐忑的心又增加了一丝不安，谢先生若不紧密配合怎么办？但是，随着采集工作全方位展开，和谢先生接触越来越多，了解越来越深入，越觉得自己最初的想法很好笑，距离感原是自己设立的，谢先生其实非常平易近人，对我们简直是有求必应，有问必答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他已不仅仅是那个让人敬畏的科研达人，更是一位可亲、可敬、可爱的长辈。

谢先生很可亲，对我们这些晚辈爱护有加。在谢先生家里做视频采访时，因为过程繁琐，耗时较长，有时难免横跨午饭时间，先生不忍我们饿着肚子，就让家人准备午饭，记得有一次在他家里吃到了手工摊饼子，对我这个喜好面食的北方人来说，简直喜出望外！还有一次，先生自己带我们下馆子，他 88 岁高龄，轻车熟路地带我们到附近一个安静的小店，吃到了很正宗的苏式家常小吃。除了生活上的关心，谢先生对我们工作上的支持也同样让人感动。项目中期汇报时，

我们因收集到的实物过少受到项目方批评，谢先生得知后，不顾年迈，在家里和办公室翻箱倒柜，找出了学术交流时的幻灯片、苏联留学时的化学结构式画图板、日本合作的来往信件、多年积累的一大摞文献记录本，等等一批实物，一下子丰富了我们实物采集的种类和数量。

谢先生更为可敬，他的可敬之处，不仅在于他取得了众多杰出成就，更在于他具备的各项超凡能力。除了大家周知的他具有超强的语言能力（通晓英、俄、德、日四门外语）及极强的实验能力（被前苏联导师称拥有一双幸福的手），他还拥有超群的记忆力，精炼的语言表达能力、非凡的学习能力、敏锐的洞察力、极强的专注力等等。比如他对小时候读过的古文经典信手拈来，对老师曾讲过的故事复述得形象生动，对他每个时期的科研工作都记忆犹新，尤其是实验设计的思路，表达得清晰明了。当他不自觉脱口而出“招之即来，来之能战，战之能胜”这句话时，现场非常惊讶，这应该是对他一生科研工作最精炼、最恰当的总结，也是对后人的一种要求和激励。他近四十岁时才开始学习日语，很快就可以学以致用。他深知专利对药物研究的重要性，1985年国家刚施行专利法，即刻安排专门人员出去学习专利知识。等等，不再一一赘述，所有这些都是采集过程中获得的最真切的体会。

谢先生还很可爱，在他貌似严肃的外表下，藏着一个充满趣味的灵魂。他爱打桥牌，退居二线后在电脑上玩的机会多些，我们去办公室找他咨询或采访时，常常是未见其人，先闻对战声，相处久了，他说，电脑上打牌，可以锻炼手眼协调，还可以锻炼大脑。谢先生的笑容非常感染人，采访中经常可见，比如，当他说起苏联导师夸他有双幸福的手时、说起他巧妙的完成军工任务时、说起他做的水处理剂曾被作为清洁剂内部使用时，他都会露出孩子般自得又自谦的笑容，还

会不自觉竖起大拇指。他笑起来牙齿不多，有些漏风，有次访谈，恰逢我在牙齿治疗期间缺了一颗门牙，当说到什么时已不记得，只记得他说，你也说话漏风了。

何其有幸，能够近距离接触到先生，了解他立体丰盈的一生，感受他的不凡和伟大，对我来说，不仅开阔了视野，更获得了无形的力量和动力。转眼间，谢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三年多，可想起这些往事，谢先生的言谈举止、音容笑貌都仿佛还在眼前，清晰可见。在谢先生诞辰 100 周年之际，特写此小文，缅怀先生。

李明辉

2024.5.29